



▲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景点炼功

▼ 大陆游客把握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

大陆游客在台湾景点声明“三退”

【明慧网】七星潭位于台湾东海岸，滨临太平洋，为台湾花莲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许多游客观光，近年来更是中国大陆游客喜爱的热门景点。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海边举办炼功活动，向中国大陆客讲真相、劝“三退”；并声援全球诉江大潮，征集签名、共同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花莲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的时间向过往的游客讲真相，中国游客有的主动拿真相资料，有的驻足观看真相看板，有的明白真相后，当场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有位大陆游客说，在台湾几个景点都有看到法轮功学员炼功、讲真相，台湾真的很自由。有游客拍下炼功画面，说要当作来台湾的纪念，要把真相带回大陆去。



随着全球法轮功学员努力不懈地讲真相，愈来愈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法轮功学员希望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共同制止这场非法的迫害，早日在中国大陆再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画面。◇

山东省烟台市 610 办公室主任姜忠勤被逮捕

【明慧网】山东省烟台市 610 办公室主任姜忠勤，因受贿犯罪，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被逮捕。其在烟台市工商局工作的妻子张进华因参与受贿被逮捕，在英国替父亲洗钱的儿子被网上通缉。

姜忠勤因身体某个部位出血，在医院住了三、四个月，在住院期间，就一直被监禁，等医院说可以出院时，立即就被带走调查。其实从二零一四年四、五月份，姜忠勤就已经被调查。

姜忠勤一九九九年任在山东招

远担任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紧跟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全国第一个报道出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招远市赵金华，她的死与姜忠勤有直接关系。

姜忠勤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快就被“提升”到烟台地区，当上了烟台政法委副书记、烟台市委 610 办公室头目。

姜忠勤是山东省莱州市郭家店人，有法轮功学员借他回老家过年之际，跟他讲真相、劝善，他根本就不接受。他老乡因炼法轮功被迫

害，被迫害者的家属（不修炼法轮功）去求他帮帮忙，他说“活该！”

现在看来到底“活该”的是谁？姜忠勤一人作恶，全家都跟着遭报应。其妻子在受审期间将受贿经过全部交待了。姜忠勤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被网上通缉，四处躲藏，无家可归。姜忠勤的父母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违背不了。在此劝告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悬崖勒马，抓住机会将功补过，善待法轮功学员。◇

遭酷刑九死一生 山东工程师控告江泽民 再被当局绑架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招远市“610”、国保及梦芝派出所的警察七、八人非法闯入招远市梦芝区考家村工程师考富全的家中，以所谓“调查”考富全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为借口，强行绑架考富全至梦芝派出所。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十六年中，考富全曾被迫害得九死一生。

以下摘选几段考富全在他对江泽民的控告书中片段，来了解一下他的遭遇：

手和胳膊被电糊，几次昏死；被上绳刑，全身麻木血脉不通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六日，招远610“专案组”、公安政保科和梦芝派出所联合出动五辆车，近二十人把我绑架到梦芝派出所，把我拖到老虎凳上，用两部特制手摇式超万伏、强电流刑具，四个极分别电头部、耳朵、背部、胸部、腿等敏感的部位，当时我自己能清楚的看到我的手指、手脖子、皮肉都被电糊了，焦黑……直到把我电的昏死为止（至今我手腕还有电刑的疤）。

恶警们还用筷子粗的绳子将我五花大绑，两手后背绑住，全身勒紧，脚蹬手拉的紧了再紧后，把我扔到一边，说这是“绳刑”。整整一上午才解开，因为长时间血脉不通，全身麻木，手脚不听使唤，恶



中共酷刑演示：绳刑



中共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警们又将我抬到老虎凳上。

被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有死亡指标

招远610、公安把我视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并有言行指标要打死我。我趁上厕所之机越墙逃命，很快被几个人追上，拳打脚踢将我打趴在地，把我悬挂在墙壁上的铁环上，直到我昏死了才将我放了下来。

第二天，一个警察拿起铁火钩子，朝我的腿使劲地打，直径有十毫米的铁火钩子被打成了几道弯，又将我身体吊起来，我被他们酷刑折磨的已记不清昏死了几次，等我醒来再打、再电、再吊铐。有几次我昏过去后，都是被他们用燃烧的香烟头杵醒，被打火机烧醒的。

用烧红的煤炉盖烙脸，遭棍刑遍体鳞伤

一天，我被610警察酷刑折磨得发高烧。派出所所有个做饭的王姓人舀来一大瓢冷水从我的衣领里快速地倒了进去。这时，610专案组的一个警察，拿起跟前烧红的煤炉盖就往我脸上烙，我赶快用手去挡烧红的煤炉盖，结果手被烙了两下。瞬间起了一块大白疙瘩，同时散发出了难闻的糊焦味，见此，他们才都离开了我，皮肉被烧焦的疼痛使我无法形容。

专案组长林涛用直径约四至五公分粗、一米多长的棍子，用力毒打我，我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脸磕破了，鼻梁上磕进一块黄豆大小的水泥块我都不知道。我被打的遍体鳞伤，皮肤全变成了黑紫色，惨不忍睹。

被灌不明药物，肋骨被踢断，肉被抽烂

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我再次当局被绑架。当时两根肋骨被他们（警察）踢断、陷塌，痛的我喘不上气来，不敢动，不能说话，只能用气使劲用力往外顶。我被拖上车劫持到招远市“法制培训中心”。

（他们）将我拖到老虎凳上，四、五个人从室外各拿一支粘有药物的烟卷进门同时点燃，对照我的脸吹烟，我在这充满浓毒烟的房间，被窒息昏过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接着（他们）就给我灌不明药物，强行加大药量的灌，有两个打手拿着直径三公分粗、四五十公分长的木棍，分左右两边殴打，脖子、手、大腿、脚排着打，直到他们累的不行了为止，我也昏过去了。打到晚上十一点后，医生和恶警们看到我被打得不行了，真象要死的样了，将我送到医院，经检查后，我听医生对恶警说：他大脑没事，颈椎有事。就又将我拉回来，继续毒打，并强行灌不明药物。

恶警宋少昌又用多股电线拧成的刑具专打我的大腿，肉都被打烂了。还用皮鞋碾我脚趾，试探我真死还是假死。几天后我要小便，恶警们才解开铁链，两人架着小便，但尿不出来后，又把我锁在铁椅子上。其中有一个架我的小伙子看我被迫害的太惨，都掉泪了。

五天五夜我在这铁椅子上，不许睡觉，只要我一闭眼就打，把我袄领插上一根棍，棍掉地就打，就是不准我睡觉，说是这叫“熬鹰”。◇